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所見 納音五行說 —— 兼談 224-237 號簡的編聯問題*

王強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舊題「干支篇」，實際上是一篇反映納音五行說的重要材料，經與其他出土簡帛材料對比研究，該篇宜改稱「禹須臾」或「禹須臾行喜」。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納音五行材料，證明至遲在戰國晚期，六十甲子納音的學說已經形成。該篇性質明確之後，就會發現書寫這篇內容的 224-237 號簡原來的編聯順序也存在問題，結合其下書寫的〈入官〉篇，本文給出了新的編聯方案。

關鍵詞： 睡虎地秦簡日書 納音五行 禹須臾 入官 編聯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項目批准號：14ZDB027）」的階段性成果，並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資助。

一、前言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224-237 號簡分上下兩欄抄寫，有兩篇內容，上欄原無篇題，整理者據簡文內容擬題作「干支篇」，下欄自帶篇題「入官」。¹ 本文主要討論〈干支〉篇，但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入官〉篇。為方便下文討論，茲將兩篇內容具引如下：

第一欄〈干支〉篇：

□申、壬申、丙申、戊申。(224A)
辛酉、癸酉、乙酉、丁酉、己酉。(225A)
〔辛〕卯、癸卯、乙卯、丁卯、己〔卯〕。(226A)
庚寅、壬寅、戊寅。(227A)
己丑、辛丑、癸丑、乙丑、丁丑。(228A)
壬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229A)
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230A)
癸亥、乙亥、辛亥。(231A)
……(232A)
清且〈旦〉、食時、日則、莫、夕。(233A)
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234A)
癸未、丁未、己未、辛未。(235A)
戊戌、庚戌、壬戌、甲戌、丙戌。(236A)
戊辰、庚辰、壬辰、丙辰。(237A)

第二欄〈入官〉篇：

■ 入官：春三月，丙寅、丙子，利入官。(224B)

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250。下文所引睡虎地秦簡《日書》，釋文部分參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及陳偉主編：《秦簡牘全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的意見，不再另注。

夏三月，甲申、甲辰、乙巳、乙未，利入官。(225B)
秋三月，壬子、壬辰、壬申、庚子、壬寅、癸丑，利入官。(226B)
冬三月，庚申、庚子、庚寅、辛丑，利入官。(227B)
子、丑入官，久，七徙。(228B)
戌入官，行。(229B)
亥入官，傷（傷）去。(230B)
申入官，不計而徙。(231B)
酉入官，有辜（罪）。(232B)
卯入官，兇（凶）。(233B)
實〈寅〉、巳入官，吉。(234B)
未、辰、午入官，辱而去。(235B)
甲寅、乙丑、乙巳，皆可見人。甲子到乙亥是右〈君〉也，利(236B)以臨官立（蒞）政，是胃（謂）貴勝賤。(237B)

二、〈干支〉篇正名與復原

關於〈干支〉篇的性質和用途，整理者沒有說明。此後討論該篇的學者，我們只看到劉樂賢先生和凡國棟先生兩家。劉樂賢先生認為：

本篇似乎是一張干支表，它將六十甲子按五支排列。《日書》中有五辰（甲種二七正貳）、五丑（甲種二七正貳、乙種一二九）、五巳（乙種四二貳）、五酉（乙種一一三）等五支記日法。本篇的干支表似乎就是為了查閱五支而設的，當然也可能還有別的用途。簡文除五酉、五丑、五子、五巳、五戌齊全外，其餘都有殘缺，可以一一補齊。

第二三二簡上部可能有字（不可能是本篇的內容），也可能沒有字。

第二三三簡的內容是各種時辰的名稱，與干支表無關。²

凡國棟先生不同意上述觀點，尤其不贊同劉先生將 233 簡排除在干支表之外，他的具體意見是：

關於睡乙簡 224 壹—簡 237 壹的性質，代表性的看法是前文已經引述的劉樂賢氏的觀點，即將其看作干支表。但是這樣解釋的話，簡 233 壹所記載的五個時辰名稱則不好理解。劉氏認為該簡與干支表無關，恐怕不能令人信服。我們發現該篇簡文干支按照「五支」排列，除少數幾支簡有缺項外，每支簡上都書寫六十甲子中地支相同的五個干支，而簡 233 壹所列時辰也正好是五個，這不能不說是某種巧合，故而我們推測本篇實際上是一個講五支與時辰對應以便於查找的圖表。³

凡先生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六十甲子的五支分別與一日之中五個時段相對應，這與孔家坡中〈六十甲子占死失〉的那段文字有相通之處。」今按凡文提到的〈六十甲子占死失〉是孔家坡漢簡《日書》以多種方式占卜「死失」的內容之一，具體方法是以六十甲子為序，根據死者的死亡時間來占卜「死失」出現與否、出現方位以及作祟情況。⁴這部分內容篇幅較大，也沒有必要轉引全文，我們在此只列出六十甲子與時稱的對應情況，以供比較：

2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390–391。
3 凡國棟：〈日書《死失圖》的綜合考察——從漢代日書對楚秦日書的繼承和改造的視角〉，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66。
4 「死失」是人死後又回到人間作祟的鬼煞，後世「回煞」、「歸煞」與此相關。陳炫瑋先生指出「失」當讀作「魅」，《說文·鬼部》：「厲鬼也」。參陳炫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55–156。劉樂賢先生後來對陳說有補充，參劉樂賢：〈懸泉漢簡中的建除占「失」殘文〉，《文物》2008 年第 12 期，頁 84–85。

表 1

干支日	死亡時間	干支日	死亡時間
甲子		甲午	莫食至黃昏
乙丑		乙未	莫食至日是
丙寅	日中	丙申	
丁卯		丁酉	旦
戊辰	夙食	戊戌	
己巳	夕	己亥	夕
庚午		庚子	
辛未	雞鳴	辛丑	夕
壬申	雞鳴	壬寅	
癸酉		癸卯	夕
甲戌	夙食至日是、少莫（暮）	甲辰	雞鳴至黃昏
乙亥	夜半	乙巳	
丙子	夜半	丙午	日是
丁丑	莫食至日中	丁未	日出至日是
戊寅	莫食至日中	戊申	
己卯		己酉	夙食至日是
庚辰	日中	庚戌	雞鳴至黃昏
辛巳	夜半	辛亥	
壬午	旦	壬子	
癸未		癸丑	旦至日是
甲申	日中	甲寅	雞鳴至昏
乙酉	日中	乙卯	夙食至日是
丙戌	黃昏	丙辰	莫食至昏
丁亥	黃昏	丁巳	旦至晦
戊子	日中、暮	戊午	
己丑	日中、暮	己未	旦至昏
庚寅	日中	庚申	夙食至昏
辛卯	日中	辛酉	雞鳴至昏
壬辰	市時	壬戌	夙食至夜半
癸巳	平旦	癸亥	莫食至昏

現在很清楚看到，表一中出現的時稱多達十六個，遠遠多於五個。⁵ 且與干支的搭配也不同於〈干支〉篇。不僅如此，孔家坡漢簡《日書·六十甲子占死失》篇內容豐富，占辭具體，而〈干支〉篇則只有時稱與干支。因此，將二者視作同一類型文獻明顯證據不足。

我的看法是，本篇確實可以看作一張表，但既非「為了查閱五支而設」，也非為占「死失」而設。同時，我也同意凡國棟先生的意見，認為 233 簡與所謂〈干支〉篇應同屬一篇內容，而且是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所在，下面就從這支簡談起。

該簡自上而下書寫五個白天時段名稱：清旦〈旦〉、食時、日則、莫、夕。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書》中常見的一類五時段占，其法是將白天均分為五個時段，每段用一時稱表示，然後註明每段時間出行、見人等行事吉凶，使用者可以一目瞭然，故篇題往往有「禹須臾」三字，如「禹須臾所以行日」、「禹須臾所以見人日」等。須臾，意即快捷、便利之義，前加「禹」則是借助大禹的名號增加其神秘性和權威性。早在日書研究的早期階段，饒宗頤先生就敏銳地指出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幾篇以五時段占出行吉凶的內容與納音五行密切相關，⁶ 而後來公布的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等材料明確標注五音，證明其說確不可移。⁷ 由於時代原因，饒先生討論到的只有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幾篇內容，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內容和性質相近的材料比當時又多出數種，下面按照時代先後順序具引如下：

A、睡虎地日書甲種·禹須臾（一）：

禹須臾

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二喜。甲乙壬癸丙丁日中行，

⁵ 時稱儘管有十六個，但整合後可以發現所採用的仍是十二時制，參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考古學報》2012 年第 3 期，頁 295。

⁶ 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61-280。

⁷ 劉樂賢：〈五行三合局與納音說——讀饒宗頤先生《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江漢考古》1992 年第 1 期，頁 89-91。

有五喜。庚辛戊己壬癸鋪時行，有七喜。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九喜。（睡甲 135 正）

己酉從遠行入，有三喜。（睡甲 134 正 B）

B、睡虎地日書甲種·禹須臾（二）：

禹須臾

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莫（暮）市以行有九喜。（睡甲 97 背 A）

癸亥、癸巳、丙子、丙午、丁丑、丁未、乙酉、乙卯、甲寅、甲申、壬戌、壬辰，日中以行有五喜。（睡甲 98 背 A）

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以行有七喜。（睡甲 99 背 A）

丙寅、丙申、丁酉、丁卯、甲戌、甲辰、乙亥、乙巳、戊午、己丑、己未，莫（暮）食以行有三喜。（睡甲 100 背）

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喜。（睡甲 101 背）

C、放馬灘日書乙種·禹須臾行喜：

甲子、乙丑、壬申、癸酉、〔庚戌、辛巳、甲午、乙未、壬寅、癸卯、庚辰、辛亥〕，夕行，九喜（喜）；（放乙 78A）

戊辰、己巳、壬午、癸未、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子、癸丑、庚申、辛酉，日失（昃）行，七喜（喜）；（放乙 79A）

丙子、丁丑、甲申、乙酉、壬辰、癸巳、丙午、丁未、甲寅、乙卯、壬戌、癸亥，日中行，五喜（喜）；（放乙 80A）

丙寅、丁卯、甲戌、乙亥、戊子、己丑、丙申、丁酉、甲辰、乙巳、戊午、己未日，莫食北（行），三喜（喜）；（放乙 81A）

庚午、辛未、戊寅、己卯、丙戌、丁亥、庚子、辛丑、戊申、己酉、丙辰、丁巳，平旦行，二喜（喜）。（放乙 82A）

D、馬王堆．出行占：

• 戊寅申、己卯酉、丙辰戌、丁巳亥、庚子午、辛丑未，宮也，平旦行〔二〕喜。（出 028A）

• 己巳亥、庚寅申、辛卯酉、戊辰戌、壬子午、癸丑未，角也，食時行七喜。（出 029A）

• 丙寅申、丁卯酉、甲辰戌、乙巳亥、戊子午、己丑未，徵也，晏食行三喜。（出 030A）

• 癸巳亥、丙子午、丁丑未、乙酉卯、甲寅申、壬辰戌，羽也，日中行五喜。（出 031A）

• 辛巳亥、壬寅申、甲子午、乙丑未、癸卯酉、庚辰戌，商（商）也，暮（暮）市行九喜。（出 032A）

E、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日書．禹須臾篇：

勝木，可東 壬癸 夕行，九喜。（港 32）

F、肩水金關漢簡數術殘簡：

丙⁸寅、丁卯，蚤食時行，有三喜（喜），失時行（73EJT3:70）⁹

各篇體例不一，詳略有別，如 A、E 只列出天干，D 註明五音，F 占辭除以不同程度的「喜」表示吉辭外，還有「失時行」會如何如何的凶辭。但總結此類內容有三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具備日期干支、時稱、喜數三個必備要素；二是如饒文所指出的，上述各篇的干支並不是隨意寫上去的，而是應用了納音五行的原理；三是占卜事項基本都是出行。

納音五行的具體知識，饒宗頤先生的文章有詳述，此處不再重複。簡單來說，以 D 篇為例，時稱平旦對應的十二個干支納音為宮，五行屬土；晏食納音為徵，五行屬火；日中納音為羽，五行屬水；食時納音為角，五行屬木；暮市納音為商，五行屬金。各篇時稱個別有差異，主要是稱呼不同造成的，少數則是由於選用了臨近時稱。

本篇所要討論的睡虎地《日書》乙種〈干支〉篇，也是以地支為綱，因六十甲子中每個支日會出現五次，故每簡抄寫五個干支，恰好與 233 簡五個時稱相對應。並且仔細分析每個時稱對應的地支，會發現它們也不是隨意書寫的，而是跟納音五行密切相關。為得到直觀的對比結果，下面我們選取相對規整的 D 篇為樣本，並按照〈干支〉篇的樣式（即以地支為綱）排成表二，同時參照表二將〈干支〉篇排成表三：

8 《肩水金關漢簡（壹）》釋文作「戌」，張俊民先生後來公布的釋文作「丙」，查圖版，釋丙可從。參看張俊民：〈《肩水金關漢簡（壹）》釋文〉，2011 年 9 月 23 日。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55。

9 各篇內容三喜對應時稱固定為莫食或晏食，而金關簡卻是蚤（早）食。在十二時稱中，「蚤食」和「暮食」或「晏食」是相鄰的時稱，劉樂賢先生在討論睡虎地《日書．禹須臾篇》時段名稱時認為：「古人使用五時段進行占測時，對某些相鄰時段的區分並不十分嚴格」。說見〈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華學》第六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頁 119。肩水金關漢簡用「蚤食」代替「暮食」或「晏食」正體現了這一點。

表 2¹⁰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丁亥	丙戌	己酉	戊申	辛未	庚午	丁巳	丙辰	己卯	戊寅	辛丑	庚子	宮（土）	平旦
乙亥	甲戌	丁酉	丙申	己未	戊午	乙巳	甲辰	丁卯	丙寅	己丑	戊子	徵（火）	晏食
癸亥	壬戌	乙酉	甲申	丁未	丙午	癸巳	壬辰	乙卯	甲寅	丁丑	丙子	羽（水）	日中
己亥	戊戌	辛酉	庚申	癸未	壬午	己巳	戊辰	辛卯	庚寅	癸丑	壬子	角（木）	食時
辛亥	庚戌	癸酉	壬申	乙未	甲午	辛巳	庚辰	癸卯	壬寅	乙丑	甲子	商（金）	暮市

表 3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戊戌	辛酉	□申	癸未	壬午	己巳	戊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壬子	角（木）	清旦
	庚戌	癸酉	壬申		甲午	辛巳	庚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甲子	商（金）	食時
癸亥	壬戌	乙酉		丁未	丙午	癸巳	壬辰	乙卯		癸丑	丙子	羽（水）	日則
乙亥	甲戌	丁酉	丙申	己未	戊午	乙巳		丁卯		乙丑	戊子	徵（火）	莫
辛亥	丙戌	己酉	戊申	辛未	庚	丁巳	丙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庚子	宮（土）	夕
231	236	225	224	235	230	234	237	226	227	228	229		233

對比兩表，相同點顯而易見，即每一橫行納音五行相同。不過較之表二，表三有兩點不同：一是干支不全，且個別干支（加灰色底紋者）與納音五行的搭配有誤；二是五時段名稱與干支及納音五行的搭配不同。

合觀〈干支〉、〈入官〉二篇，可以發現它們在抄寫上存在不少錯誤，如將「清旦」誤寫作「清且」、「寅」誤寫作「實」、「庚午」漏抄成「庚」等。而且通覽《日書》乙種，此類魯魚亥豕的錯誤十分常見，如：〈日夕〉篇簡 18「五月」為「正月」之誤；〈五種忌日〉篇簡 46「田及子」為「甲及子」之誤；〈朔望忌〉篇簡 117「母」為「女」之誤；〈十二時〉篇簡 156「梟」為「日失」之誤；¹¹〈祠〉篇簡 145「東行南」為「東南行」之誤；〈十二支占〉篇之占辭「先行」

10 D 篇原簡文干支有幾處奪漏，表中我根據納音五行予以補全。

11 整理者注釋稱：「簡文『梟未』應為『日失未』之誤，馬王堆帛書〈隸書陰陽五行〉『日昃』亦作『日失』。由於『日失』二字抄在一起，與『梟』字相似，遂誤為梟字。」參《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244。

為「无行」之誤；¹²〈夢〉篇簡 189「人」為「入」之誤；〈生子〉篇簡 240「當吉」為「富吉」之誤，簡 243「姓楚」或為「姓壑（野）」之誤；¹³〈失火〉篇簡 249「公」為「火」之誤等等。特別是將《日書》習見的時稱「清旦」、「日失（昃）」抄成「清且」、「梟」，以及將「无（毋）行」抄成令人費解的「先行」，反映出抄寫者對《日書》一類內容大概並不怎麼熟悉。因此干支不全及搭配不當的情況應該同屬抄寫過程中的奪漏或誤抄。至於時稱方面的不同，情況比較複雜，我們不妨先盡可能地列出目前所能見到的五時段名稱，然後再來討論：

表 4

1	睡甲．禹須臾（一）	旦		日中	餬食	夕
2	睡甲．禹須臾（二）	旦	莫食	日中	市日	暮市
3	睡甲．吏	朝	晏	晝	日廐	夕
4	放甲．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旦	晏食	日中	日昃	夕日
5	放甲．吏	旦	晏	晝		夕
6	放乙．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旦	晏食	日中	日昃	夕日
7	放乙．禹須臾行喜	平旦	莫食	日中	日昃	夕
8	放乙．吏	旦	晏	晝		夕
9	周家臺．吏	朝	莫食	日中	日昃時	日夕時
10	馬王堆．出行占	平旦	晏食	日中	食時	暮市
11	馬王堆．刑德甲、乙	朝日	食時	行中	日昃	夕
12	孔家坡．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旦	晏食	日中	日昃	夕日
13	香港簡．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旦	晏食	晝	日昃	夕
14	香港簡．吏	旦	晏食	日中	日昃	夕
15	睡乙．干支篇	清且〈旦〉	食時	日則	莫	夕

12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頁 115-117。

13 《日書》甲種〈生子〉篇對應簡文作「好田野邑屋」。田野或可讀作「田墅」，指田廬，即鄉間簡陋的房子；「邑屋」見於古書記載，《漢書．游俠傳．郭解》：「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顏師古注：「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好田野邑屋」意為喜好田廬或村舍。乙種「姓楚」不明所指，疑楚為壑（野）之誤字，壑（野）字寫作𡗗，楚字寫作𡗗，二者字形相近。野如字讀，訓為質樸，《莊子．寓言》「自吾聞子之言一年為野」，成玄英疏云：「野，質樸也」。姓通性，「性野」可理解為生性質樸、不尚榮華，與甲種的「好田墅邑屋」正可呼應。

表四所列各篇五時段名稱偶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多是同一時稱的不同稱呼或鄰近時稱，沒有大的差別，學者對此已有較多研究，此不贅述。¹⁴ 然而將〈干支〉篇五時稱與表中其他各篇相比較，就會發現該篇存在明顯的不同以及難以索解之處。首先該篇無「日中」或與之相當的時稱，這是十分明顯的錯誤，顯然是抄寫者將其錯寫作了其他時稱。從「清旦」與「夕」一早一晚兩個時稱分居首尾來看，五時稱似乎是按照從早到晚的順序排列，如此推測成立，那麼中間的「日則」最有可能是「日中」的誤寫。「食時」與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相同，相當於「莫（暮）食」或「晏食」，與更早的時稱「夙食」相對而言。因為已有時稱「夕」，所以時稱「莫」應該與「日失」相當，而不能視為與「夕」相當的「暮」或「暮市」之省。我們懷疑其可能是「暮食」的省寫或漏寫。見於上午的時稱「莫食」，一般也讀作「暮食」，不過「暮」跟「晏」一樣，都應當解釋作晚，與表示下午的暮不同。下午的「暮食」見《史記·天官書》，與上表睡虎地《日書》甲種〈禹須臾（一）〉的「舖食」、馬王堆《出行占》的「食時」相當，周家臺式圖所見時稱「夕食」，與它們應當也很接近。¹⁵ 不過這只是一種可能性的推測，也有可能時稱排列並無順序可言，「食時」與馬王堆《出行占》所指相同，「莫」為上午時稱「暮食」之省，「日則」抄寫無誤，通假作「日昃」，與表中「日昃」、「日晡」、「日虎」所指相同。

〈干支〉篇時稱除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在與納音五行的搭配關係上也較其他篇不同。前引各篇五時稱自早到晚分別對應土、火、水、木、金，而〈干支〉篇五時稱儘管暫時還有一些認識不清的地方，但確切無誤的「清旦」、「夕」兩個時稱分別對應角（木）、宮（土），與前引各篇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底本如此，代表了不同數術流派的觀點。不過從整部乙種《日書》存在諸多錯誤來看，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是由於抄寫者低質量的抄寫水平所造成的。

14 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頁289-314；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41-55。

15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頁117-119。

儘管有上述一些不同，但〈干支〉篇與前引〈禹須臾〉諸篇明顯是性質相同的東西，如前所說，此類內容有三個必備要素：日期干支、時稱、喜數。與之相比，〈干支〉篇所差僅在於沒有談到「喜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篇共14支簡，除12支干支簡和1支時稱簡外，尚餘下232號簡，遺憾的是其上段內容已殘失。前引劉樂賢先生意見認為「第二三二簡上部可能有字，也可能沒有字」，並特別括注稱即便有字也「不可能是本篇的內容」。¹⁶ 凡國棟先生認為：「簡232上部殘缺，不過由於『五支』內容已經完備，故而殘缺部分顯然與本篇無關，我們認為這部分應該是空白，當置於篇末簡233之後。」¹⁷ 這都是基於對〈干支〉篇內容性質認識不清而做出的判斷，恐不可從。我們現在懷疑這段殘失的內容極有可能就是喜數，據前引〈禹須臾〉諸篇，日期干支所代表的納音五行與喜數的搭配也是固定的，因此232號簡自上而下有可能是：七喜、九喜、五喜、三喜、二喜。相應的，這篇內容也應該參照前引諸篇的命名方法改題作「禹須臾」或「禹須臾行喜」。

三、〈干支〉篇與〈入官〉篇存在的編聯問題

性質明確以後，該篇在編聯上的問題就突顯出來了。如前引〈禹須臾〉諸篇所示，時稱都置於日期干支之後，而按照現在的編聯，〈干支〉篇抄寫時稱的233號簡卻雜於「干支」簡中間，這無疑是有問題的。其實，前引凡國棟先生文章已經指出這些竹簡在編聯上的問題，他說：

簡233的位置卻出現在圖表的中間，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們推測可能是簡序沒有放置正確的緣故。整理小組在注釋中說簡233的位置是根據簡下部〈入官〉的內容而

16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391。

17 凡國棟：〈日書《死失圖》的綜合考察——從漢代日書對楚秦日書的繼承和改造的視角〉，頁67腳注1。

試定的。其實從抄寫位置上看，本篇正好位於〈入官〉篇的上方，而且兩篇的內容正好全部都書寫在簡 224–237 上，由於本篇各簡之間沒有嚴格的先後順序可以遵循，那麼本篇的簡序其實都是據〈入官〉來確定的。倘若簡 233 的位置調到本篇末尾而不致影響〈入官〉篇，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劉樂賢氏已經指出，〈入官〉篇 228 貳–簡 235 貳的內容與睡甲簡 157 正陸–166 正陸的〈入官良日〉篇基本相同。而我們發現參照該篇，簡 233 是完全可以調整到篇末的。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對睡乙〈入官〉篇的簡序重新進行調整。¹⁸

綜合分析上下兩篇內容之後，凡先生重新調整後的簡序為：227、224–225、226、236–237、228、234、229–231、235、233、232。

我認為凡先生的編聯方案較原來已經優越了不少，但仍存在問題。據整理者說，它的位置是根據下部〈入官〉篇的內容確定的，而乙種〈入官〉篇則是根據睡虎地《日書》甲種〈入官〉篇編聯的。甲種〈入官〉篇內容如下：

入官良日：(睡甲 157 正 F) 子、丑入官，吉，必七徙。
(睡甲 158 正 F) 寅入官，吉。(睡甲 159 正 F) 戌入官，吉。
(睡甲 160 正 F) 亥入官，吉。(睡甲 161 正 F) 申入官，不計去。
(睡甲 162 正 F) 酉入官，有辜(罪)。(睡甲 163 正 F) 卯入官，兇(凶)。(睡甲 164 正 F) 未、午、辰入官，必辱去。
(睡甲 165 正 F) 己丑以見王公，必有口(拜)也。(睡甲 166 正 F)

暫且擱下編聯順序不談，單從內容看，甲、乙兩種《日書》的〈入官〉篇有明顯不同。甲種由「十二支入官吉凶」和「己丑日見王公」兩部分組成，乙種則由「四季入官吉日」、「十二支入官吉凶」和「甲

¹⁸ 同上注，頁 66–67。

寅、乙丑等時日入官吉凶」三部分組成，而且兩篇共有的「十二支入官吉凶」占辭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是否可以完全依靠《日書》甲種來編聯乙種，有必要重加考慮，關於這一點，孔家坡《日書·入官》篇亦可提供參考，該篇內容為：

入官：寅、巳、子、丑，吉。申，不計徙。亥，易去。
戌，行。卯，凶。午、辰、未，辱。酉，有罪。(孔 196)

與睡虎地《日書》甲種相比，孔家坡《日書·入官》篇的「十二支入官吉凶」無論地支順序還是占辭，都有顯著不同。而且地支排列也看不出有任何規律，這顯示出〈入官〉文本的複雜性和不固定。因此，《日書》乙種〈入官〉篇的地支排列順序未必一定跟《日書》甲種相同。而孔家坡《日書》也只是提供了另一種〈入官〉文本，對最終排定相關竹簡的順序助益不大。同時，我們暫時也未能找出第一欄〈禹須臾〉或〈禹須臾行喜〉篇日期干支的排列規律，尚不能對兩篇內容進行最終調整。儘管如此，我們卻可以結合上下兩篇內容把所涉及的竹簡分成幾個編聯組，進而排定它們的前後順序：

(1) 224–227。四支簡講春夏秋冬入官吉日，應為一組。其中 224 號簡正文之上寫有篇題「入官」，前加「■」符號。按照簡牘帛書的書寫格式，這種符號一般表示章節的起始，故 224 簡應為〈干支〉篇和〈入官〉篇的第一支簡。凡先生將 227 號簡作為第一簡，¹⁹ 不確。

(2) 232、233。根據前引〈禹須臾〉四篇，抄寫時稱的簡 233 及疑似抄寫喜數的簡 232 應該緊挨著位於干支之後，二者的順序應是時稱簡在前，喜數簡在後。

(3) 236、237。兩支簡第二欄文句可以貫通，為一組。但如依據上欄將 233、232 兩簡置於末尾，就會導致下欄〈入官〉篇十二地支被 236、237 兩簡內容隔斷，據此 236、237 兩支簡應當排在十二支入官內容之前。

¹⁹ 同上注，頁 67。

(4) 228–231、234–235。各簡的前後順序暫時不明。²⁰

綜上，我們認為這十四支簡的編聯順序可調整為：224–227、236–237、(228–231、234–235)、233、232。

不過由於這兩篇內容存在上述諸多疑點和不確定的地方，此編聯方案仍有待將來進一步完善。

四、餘論

根據上文的討論，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舊題「干支篇」的性質和面貌得以澄清，今後該篇宜改稱「禹須臾」或「禹須臾行喜」。同時這也是此前未被揭示的反映納音五行的重要材料，可補饒宗頤先生之說。並且根據學者的研究，睡虎地《日書》乙種的抄寫年代要早於甲種，其形成年代可能略早於秦將白起拔郢之年（前278年）。²¹ 因此，本篇是目前地下出土的時代最早的納音五行材料，證明至遲在戰國晚期此學說已經成熟，意義非凡。在明確文本的性質之後，我們進而指出兩篇內容在編聯上存在不足，並結合現有資料提出了新的編聯方案。

不僅如此，通過對〈禹須臾〉、〈入官〉二篇以及《日書》乙種存在的諸多抄寫錯誤的考察，可以看出該《日書》文本的抄寫者對《日書》文獻大概並不十分熟悉。根據文獻記載，《日書》最初應該由掌握專門數術知識的特定人群製作，這類人被稱作「日者」，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專門為之作傳。²² 但同任何一個群體一樣，其

20 凡國棟先生指出睡虎地《日書》甲種以地支日占入官的內容，各地支日占辭大致由吉到凶，程度上具有遞進關係，並據以編聯《日書》乙種。不過孔家坡《日書·入官》篇地支和占辭順序均與睡虎地甲種不同，因此睡虎地《日書》乙種是否具有甲種的規律，有待研究。

21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406–408。

22 學者多認為《史記·日者列傳》原文已經佚失，今本乃褚少孫所補。相關討論可參看趙生群：〈《日者列傳》原作淺探〉，收入氏著：《〈史記〉文獻學叢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8–68；劉樂賢：〈《史記·日者列傳》新考〉，收入氏著：《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0–262。

內部人員的知識構成和水平高低難免存在差異，而且由出土材料來看，《日書》廣泛行用於下層社會，在文本複製完全依靠抄寫的情況之下，我們不能排除當時會有本身並非日者的人員臨時參與到抄寫製作《日書》的工作中來，而這些人有可能對所抄寫的內容知之甚少。可以想見，《日書》被一些並不完全具備相應數術知識的人員輾轉傳抄，這一過程中魯魚亥豕、郢書燕說定不能少。這種行為雖不足以改變《日書》的整體面貌，但卻會造成局部的不統一，給後世解讀這些文獻的人帶來極大的困難。目前所見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甚至相同時期、相同地域的《日書》文本往往有不統一的地方，其中個別內容尚可憑藉文獻記載或者文本對勘指出是抄寫錯誤並加以改正，但另外相當一部分內容則基本無法作出判斷。其間有多少是由於當時的抄寫錯誤所致，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附圖：

圖 1：原來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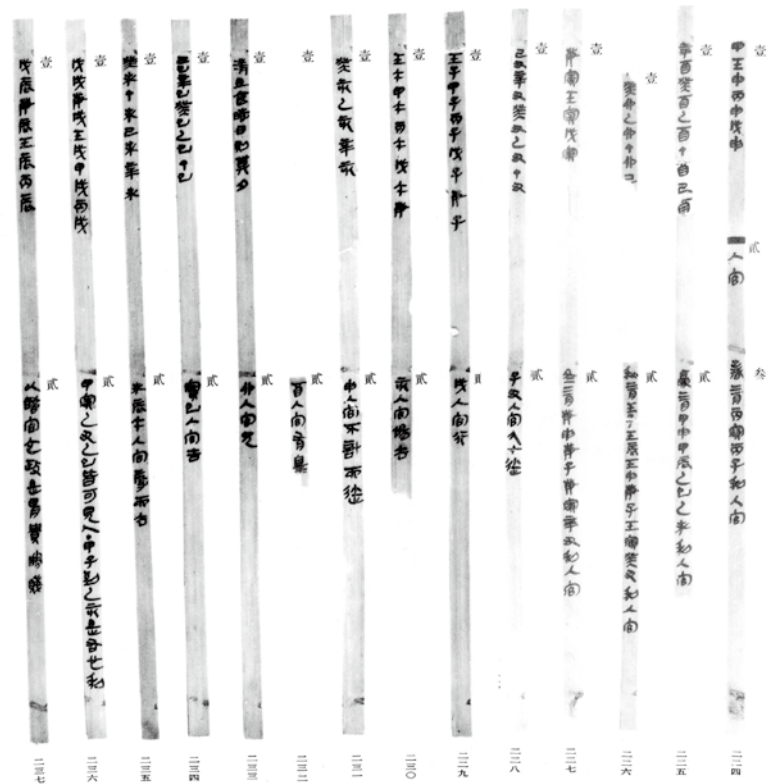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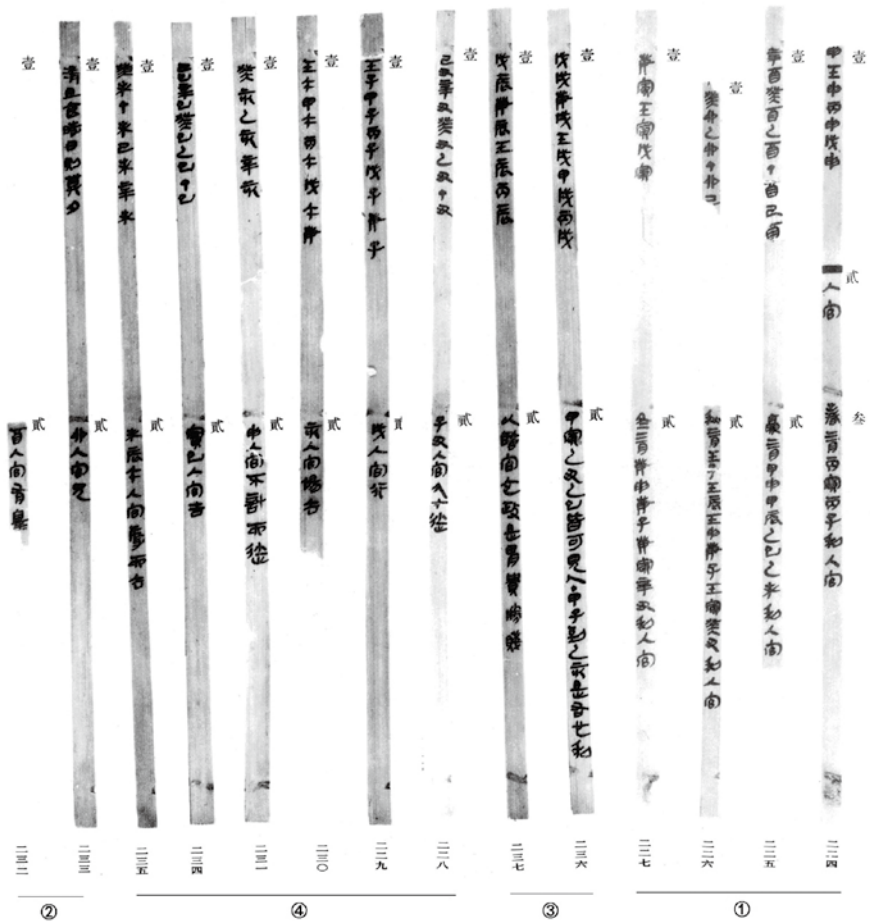


圖 2：新編圖版



引用書目

陳偉主編：《秦簡牘全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

陳炫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凡國棟：〈日書《死失圖》的綜合考察 —— 從漢代日書對楚秦日書的繼承和改造的視角〉，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9-75。

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61-280。

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考古學報》2012 年第 3 期。

劉樂賢：〈五行三合局與納音說 —— 讀饒宗頤先生《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江漢考古》1992 年第 1 期，頁 89-91。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華學》第六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頁 114-121。

——：〈懸泉漢簡中的建除占「失」殘文〉，《文物》2008 年第 12 期，頁 81-85。

——：〈《史記·日者列傳》新考〉，收入氏著：《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50-26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張俊民：〈《肩水金關漢簡（壹）》釋文〉，2011 年 9 月 23 日。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55。

趙生群：〈《日者列傳》原作淺探〉，收入氏著：《〈史記〉文獻學叢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58-68。

On the Theory of *Na*-Tone Five Elements in the Daybooks of *Shui Hudi Qin Bamboo Slips*

WANG Qiang

Institute of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Text, Jilin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udies

The text titled “Gan zhi” 干支 in the daybooks of *Shui Hudi Qin Bamboo Slips* i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theory of *Na*-Tone Five Elements. According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xcavated bamboo and silk slips, it should be renamed “Yu xuyu” 禹須與 or “Yu xuyu xing xi” 禹須與行喜. This is the earliest material found on the *Na*-Tone Five Elements, which proves that the theory of Sixty *Jiazi Na*-Tone was developed no later tha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rder of bamboo slips nos. 224–237 is problematic, and proposes a new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piece titled “Ru guan” 入官.

Keywords: daybooks of *Shui Hudi Qin Bamboo Slips*, theory of *Na*-Tone Five Elements, *Yu xuyu* 禹須與, *Ru guan* 入官, compilation

Indigenous Elite Networks and Mongol Governa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CHU Ming Kin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is paper, I reconstruct the epistolary network of Han literati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uring the thirteenth-century Jin-Yuan transition. As a base, I used two hundred letters in a collection titled *Zhongzhou qizha* 中州劄 (Epistolary writings of the central plain). In response to a recent study which suggested the dissolution of literati networks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Jin dynasty in 1234, I show how literati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North maintained connections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letters. I further discuss how Qubilai’s system of patronage, with the help of several key brokers in the epistolary network, transformed parts of the literati network into an indigenous network of political elites after 1260; and this network, in turn, contributed to Mongol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North.

Keywords: Mongol empire, elite networks, Qubilai, North China, Epistolary Research

* I wrote this paper as part of my work on the research project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mpire” (2012–2017) fund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Project ID: 283525). An earlier draft was presented at the Leeds 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 in 2014.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Hilde De Weerdt and Brent Ho Hou-Ieong 何浩洋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Kwok Ka Fai for his assistance in getting access to a digital copy of the *Zhongzhou Qizha* that is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wan. I am also indebted to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and editors of the journal for their critica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Part of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has been used to demonstrate how digital tools facilitat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See Hilde De Weerdt, Chu Ming-Kin and Ho Hou-Ieong, “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Digital Approach,” *Verge: Studies in Global Asias* 2.2 (2016), 62–64.